

21世纪  
有影响力画家  
个案研究

21SHIJI  
YOU YINGXIANGLI  
HUAJIA  
GEAN YANJIU  
ZHANG JINGCHENG

# 张京城

●主编 贾德江



# 张京成





清凉世界（局部） 2006年 纸本

封面画：五老乐重阳（局部） 2006年

21世纪有影响力画家个案研究

张京城

发行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制作 北京秋韵图文制作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1/8

印张 6

印数 1-3000

版次 2007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526-239-0/J·525

ISBN 978-7-80526-239-0



9 787805 262390 >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七区16号 邮编：100013)

全套10册定价：380.00元

高隱圖

拾古

開一經

紅草

勾相依

終日

上題第

鳥山

毫是作

歲次  
甲申年

和善  
高士  
可教  
淨德  
居



秋风高士图 68cm × 68cm 纸本 2004年

从某种意义上讲，艺术应该是艺术家对社会所尽的一种责任，是艺术家对人类社会发展与生存的一种关注和看法。

——摘自张京城《砚边随笔》

21世纪有影响力画家个案研究  
张京城 ZHANG JINGCHENG

21SHIJI YOU YINGXIANGLI HUAJIA GEAN  
YANJIU

目 录

[02]

主编感言

艺术档案

[03-07]

张京城绘画之浅析

贾德江

[06]

《折蕉图》作画步骤

[11-12]

“京城”所至 金石为开

张 鹏

[23-24]

真人不露相

蔺时工



## 主编感言

千百年来，中国画的特征就是笔墨，艺术家的情调、性格、志向、技巧都是通过笔墨来呈现的。舍弃了传统的笔墨样式，也就谈不上什么中国画了。就中国画来说，笔墨本身就是艺术，它是一种带有相对独立性的艺术之美。正如黄宾虹大师所言：“善画者，筑其于笔，建勋于墨。”当代著名画家张京城是一位独尊古典美学精神、偏爱传统笔墨的画家。从他绘画语言形成的过程中看，他之所以取得一定的成绩，完全得益于他有很深的传统绘画功力和独到的艺术表现形式。他以古代人物为创作对象，以传统笔墨为表现手段，借助于文人画的抒情特征，着力向古典诗词寻求无尽的诗意，把山水与人物不同的画科恰当地糅合在一个画面里，向人们展示一种人与景汇，情景交融的清新画风而备受关注。

在他的林泉高士作品中，以成熟的山水技法，以笔墨的丰富性和多变性，营造出一幅幅出神入化的水墨仙境，或松风高满山，或泉声绕苍林，古贤名士三三两两点缀其间，或赋诗、或论画、或观景、或听泉，粗笔沉墨植松盖瓦，青竹杂树精构其间，用墨横泼竖洒，氤氲满纸，用笔或简古，或韶秀，或雄健，或清逸，带出满幅的生动活泼、宁静虔诚、蓬松潇洒的心境，以景衬人、移情发志，致使画面更得象外之意、画外之趣。

古人云：“率真则性灵现，性灵现则趣生。”张京城的人物画由于性灵所至，作品便在笔墨、点线之间含有趣、谐、韵、远、致、意、味等因素，把笔墨、点线形态与天赋心灵结合一体，成为张京城人物画文本的重要特征。张京城的性灵是本体的，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生命表现，而性灵作用于笔墨，进而为作品造境，笔墨自然就生动、自然，并趋向于清虚，空灵与简远。这些性质又决定了他对思维规范、既定经验的超越，而强调以“悟”去感受，体验可以体悟的对象。这样对人生的重新参悟与对笔墨的渗入，便形成了张京城有异于他人的表现方式和艺术风采。

当代画坛不乏动辄“创新”、动辄“巨制”之作，而张京城却踏踏实实，以朴厚谦诚、虚和静悟、博爱善行环抱世界。他在“固守”传统的同时，在貌似传统文人画的自律性轨道上，以平和的心态，不显山露水且顺畅自然地把自己的笔墨语言逼近现代艺术观念，让自己的画风在革故鼎新中得到进一步的升华，而发扬东方艺术独步天下的风采。

## 艺术档案

- 张京城
- 字开石，号净禅居士。1962年出生，山东济南历城人。
- 1983年毕业于泰山学院美术系，1992年结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高研班，2002年至2004年在北京画院王明明工作室攻读高研创作班。
-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青岛油画院专职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
- 作品题材多为佛道及林泉高士，风格高雅飘逸，禅机妙悟尽在画中。
- 多幅作品被专业团体或收藏家收藏，部分作品被中国美协选送至西欧巡展，两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画展。艺术传略先后被收入《东方之子》、《中华艺术家名人录》、《世界人物辞海》、《中国人物画百家》等多部辞书。
- 出版有《当代著名画家技法解析·张京城写意人物》、《名家名画·张京城写意人物作品》等。

# 张京城绘画之浅析

■ 贾德江 / 文



醉翁亭聚雅图(局部) 纸本 2004年



竹林七贤  
138cm × 68cm  
纸本  
2006年

张京城原是学西画的，在青岛油画院担任过副院长，有深厚的写实功底和造型能力。

张京城是崇尚佛学的，他以学者的态度研究佛典，严治律学，尽精微致广大。

近年来，他却醉心于中国写意画的创作。说起缘由，他告诉我，或许是对佛学的参悟，使他的心灵世界澄明高华，以宁静出世；也或多或少受历史上高僧画家的影响，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在他看来，中国画既是一种文化修炼，更是一种人格和生命的修炼，更适宜他真诚、敦厚，与人为善、追求完美的天性。一门艺术之存在必有一种文化之依托，一家艺术之成就必有一种信仰之驱动。张京城是一位理性的中国画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画艺术的研究是十分自觉的，是充满深情的，也是经过深入思考的。在中国画领域矢志于推陈出新，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是张京城毕生的伟大追求与执著信念。他和他的老师王明明一样，都是勤于思考、临池不辍、严谨不苟的艺术家类型，他们都有各自完整、深刻而独到的艺术观念与美学思想体系。所不同的是，王明明已是中国画坛功成名就、享誉八方的人物，而张京城却要在一脉相承的道路上，力避师法，自觉地从审美理想、形式风格、笔墨秩序上拉开距离，另辟蹊径，确立自己的艺术取向。张京城正以他对佛学的虔诚，亦步亦趋、踏踏实实地去完成对中国写意画的修行。

应该说，张京城是一个本分和本能的艺术家，他对于世事既不愿了解也很想逃避，在这一点上，他与传统文人相似。如果没有高古的性格，淡泊的胸怀，是很难在喧闹的都市中修行的，这比古人在山里的修行需付出更大的耐性与毅力。

作为有良好写实油画基础，并在高等美术院校受过正规油画训练的张京城，从西式绘画观念与技法，转而为以笔墨、宣纸、水墨为材质的中国画的观念与实践，其跨度是很大的，不是简单地互融互动就可以完成的。至此，张京城开始了研究传统的过程，解读历史巨匠、大师的作品，探究“以线造型”和传统笔墨之堂奥；进入北京画院王明明先生为导师的工作室学习后，深得王明明先生的真传，使他那颗求知欲望强烈的心，顿开茅塞，获得一份清醒一份自信。

张京城的作品表明，他的中国画历程是从王明明中国画艺术溯源而上的，这是一个由此及彼的感知与体悟过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临习了范宽、李唐、黄庭坚、文征明、沈周、石涛、弘仁及潘天寿、傅抱石、黄宾虹的山水作品，也临习了徐渭、八大、吴昌硕、蒲华及齐白石、李苦禅的花鸟作品，人物画独钟于黄慎、任伯年。尤其是任伯年在山水、花鸟、人物画中显示出全面才能和大家气质，更是他望风怀想的典范。

在苦苦的追问、求索与研习中，张京城的绘画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在临摹与研习了数量众多的大师名作之后，确有了“蓦然回首”“了然于心”的感觉，终于选择了集山水、花鸟、人物于一体的创作道路，以古意、古情、古风、古思、古韵的表现与追求去实现自己的审美理想，去把握自己的心灵境界，去探索自己的得意符号，去抒发自己借古喻今的情怀。

几乎在张京城的所有作品中，不论是尺幅巨大的鼎力之作，还是咫尺小品，突出的都是充满画家灵性、气质与修养的“高蹈之神”，又通过笔墨语言的传达解化为作品意象的“韵”，因而作品境界的审美倾向是以获得蓬勃的生机和淋漓酣畅的意趣为主导的。那是审慎思虑与不断寻觅之后的自由挥洒，是无数次心路历程留下的痕迹，是认识了生活本来面目之后的深度开掘，是以独特的心理方式感受灵感冲击的结果，映射着画家对传统文化和历史影像的理解、猜想、揣度、体验和彻悟。具体表



五老乐重阳 68cm × 68cm 纸本 2006年

现在他的画面中，如《五老乐重阳》、《三贤图》、《禅问图》、《竹林七贤》、《清凉世界》、《心音图》等，画的虽然都是传统题材，都是古典人物，但却具有鲜明的时代感。画家将自我精神注入了画中的人物，“情与境会，神与象通”，远追古人之气质，近追现代人之情思。不难看出，当世的风云、人间的沧桑、画家的感悟形成的自我心境，与画面的人物的精神世界融为一体，实际是“我画我心”。这样，张京城所追求的艺术上的自我就必然具备一定的社会属性，而非空洞的意象符号。形随于心，笔寄于意，且发怀古幽思，喻当今淡泊雅逸之性情，使张京城远离那只重形式、单纯玩笔弄墨的游戏之风，堂堂正正地去追求画面内在精神的崇高和脱俗之气。那生动的人物造型、简洁的笔墨语言，暗含神韵的点、线、墨、色等，都保持着源于自然体验与感受而来的生动与风骨，都体现出绘画传统对画家的艺术滋养与陶冶。因此，在张京城那些生动传神

而富于诗意图的作品中，在激扬、洒脱与跳荡的笔墨节奏、韵律中依然流出缘于自身感悟的原创性、澄静宣明的心态与自我观照。看他的画境怡淡、典雅、清幽，读他的画飘逸空阔、清澈透明，令人襟怀澄澈、尘虑顿解，瞬间心境也如画境般空灵静谧，仿佛进入了一个无丝毫尘垢的超凡境界，心灵深处也获取了“天籁”般的感应，其妙处难于言表。

在视觉形式上善于取势和造险，打破平凡、常见的惯例，表现内心感觉的真实，去调动发挥意念中的形态，引景入境，景映其情，巧妙地传达画家微妙玄虚的主观情致，是张京城写意人物画的显著特色。而从张京城画作的笔墨旋律中可以感知，画家往往采用较为理性的表达方式，但其中充溢着感性的情愫。说他理性，是指其立意构思的惨淡经营，笔法劲健松秀，运笔潇洒流畅，点染自如，翰逸神飞，又不失法度的谨严和持重，使创作意念优游于经意与随意之间。为了找到理想的感觉瞬

间，有的题材（如《钟馗》、《达摩》等）他曾反复尝试过多次，主体物象的形态及其在场景中的位置，一再变换和转移，终于天成妙想，组合成奇突大胆、紧凑有力而无造作之感的画面。而感性的情愫，是指他的笔墨运行的胆识和刹那间把握物象形神的能力。即兴的笔墨奔放、流走，凭着敏锐的感觉，迅刻立定主与次、繁与简、浓与淡、勾勒与泼墨、皴与擦、沉着与飞舞、人物与景致之间的诸多复杂关系，伴随着情感驾驭的笔墨，活脱于纸素之上。牵动的线条、笔痕墨迹、点画离披、起伏断连皆与常格相异，可谓笔不周而意周。文人的雅士之风，或聚或散，或立于松下，或坐于溪边，有意加强外轮廓笔线的力度和量感，服从于整体关系的需要。在笔墨情韵之中，隐含着生拙苦涩之味，令人咀嚼再三。显而易见，张京城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心象结构与艺术图式。但这绝非代表着闭合式的探索和自居于一己之学的藩篱。在艺术上，画家始终没有背离传统的精要，不断地进行有意义的慎思和汲取，除却了他本身的扎实的写实根基和构图、造型能力之外，更吸收历代人物画大家如石恪、梁楷、陈洪绶、闵真、任渭长、任伯年等人的笔墨精华，并经过长期的笔墨实践和学养的累积，故而在写意人物画的创作上能自拥新境，成功地表现出笔下人物的性格神采及画家的胸襟识见、人生态度、给读者以高层次的愉悦和启示。文思，贯彻于他的立意、落幅、挥洒的整个过程，使他的作品少一份狂放不羁，添一丝典雅清丽。

中国古代画家，特别是文人写意画家，写山水、写竹石、均是状物寓情，看似写物，实则写人，以山水言心态，以松竹表品格，以花草喻风雅。然在当今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的时代，人们的审美习惯已不同于封建时代文人雅士的审美情趣，用艺术的方式对时代新变做出反映，在那反映过程中寻求新的人文意义和形式语言，更是时代的需要。画家不仅要考虑社会的“需要”，也要考虑个人的条件，何况社会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世界上应该做的事情很多。张京城喜欢宁静淡泊的“古意”境界，他称自己“流连于一种旧式的文人情怀”，怀念“文人雅士生活”，向往“天人合一”的境界，后者也是我们文明社会的一种需要的渴望。张京城未必设计了未来的蓝图，但他已经选定了大方向。对他来说，重要的也许不是对有意义选择的变换，而是对选定的有意义的选择的不懈追求。

当然，这一切都可看作是有意无意之间与若即若离之中的追求。张京城创作的是一种风格化的人物画文本，即在恪守传统中国画媒介、传统技法，保持中国写意画传统的基础上，直接将表其心志的符号——古典人物引进写意山水或花鸟之中，也是一种缅怀，更是一种文化，它是由一种悠久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源流汇聚而成的，积淀了自宋、元、明、清的盛衰、起伏、凝练而成的深厚经验，包含了个性生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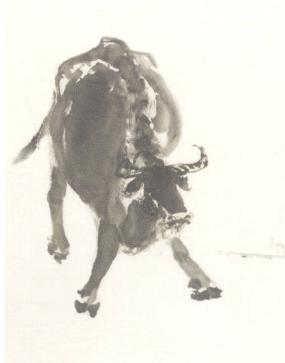


儒雅风韵  
180cm × 68cm 纸本 2004年

## 《折蕉图》作画步骤



步骤一：先画出人物形象、动态，刻画出人物神韵特征。



步骤二：把主要背景及人物有关联的动物画出，使画面和谐统一。



步骤三：画出内容背景，注重画面黑白灰关系及笔墨的浓、淡、干、湿。



步骤四：使主要人物与环境背景合理，整体统一，再题款、钤印，完成。





清凉世界 68cm × 68cm 纸本 2006年

自由进取，并给生存世界一种高度爽朗的精神性提升。对此，张京城既是承继者，也是创造者，与当下充斥泛泛之作相比，他的朴素、简淡、隽永，显示了“惟智者能以小事大”的胸襟与风范。面对着永恒的人物画主题，张京城立足于人性本质意义的思考，使作品的形态与造境，都从属于纯粹性。因而，他的人物画更贴近于一种直入心灵的形而上表达。画家笔下的繁密点线与疏朗留白，以内涵和形质的品位、质量，意象地传达出母体文化无可替代的情韵，并因此达到相当成熟的高度，进入到纯艺术的领域。它不仅是抒情与性灵的，而且在施以才情的同时，又因意象构成与符号形态的转换，被赋予了意笔表现的含蓄、蕴藉的效果，彰显出艺术上的典雅品质。

世纪之交，正是一个变化多端、众说纷纭的时代，中国画家无不面临着许多令人眩惑的问题：生活的紧迫，讯息的复杂，使流行的观念变化常常乍现倏逝于转瞬之间。艺术的生态圈中，不合理的选择和淘汰在一定层面中仍在进行。精华被贬抑，异类滋生甚至取而代之的现象更令业内人士担忧。张京城以其特有的睿智和自信，直面即去的匆迫，市声的喧聒，呼唤深层素质的觉醒，却退意志中的惰性。张京城站在一定的高度，没有向浅薄认同，向低俗随唱，更没有在通俗化的层面上扬名造势。他没有以作品讨好观众之意，只有忠实艺术之心。他还在苦读、思考、奋进的艺术之途上继续攀援下去。



与导师王明明探讨艺术

三贤图 80cm × 220cm 纸本 2006年







三贤图(局部) 纸本 2006年



钟馗判案图 68cm × 68cm 纸本 2004年

## “京城”所至 金石为开

■ 张 鹏 / 文

我国绘画，始于新石器，史载于春秋。历代以来，人才辈出，各领风骚。时逢盛世，绘画之事，骎骎乎成鼎盛期，风起云涌，几如烟海。晋人顾恺之，“迁想妙得”、“以形写神”，将文人之审美，融于宗教绘画之中，其主张影响甚远，泽被后人。

京城张君，字开石，号净禅居士，少时即好绘事，及至负笈高校，德才艺誉同行首肯。后得名师王明明指教，学艺倍增。每每伏案，往往殚精竭虑，然后落笔。人物、花鸟、山水，无不精到。动辄见新意，至

其出奇。张君虽非出家弟子，确信佛在心中，谈及绘画及佛事，君谓眼前常常浮现绽开莲花。

晁补之云：“学画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传，而妙必其胸中独得。”“胸中独得”亦为个人之创见。作为创作支点，京城作画，把现代文化观念渗透到儒学情绪与老庄玄禅的契合之中，举手投足皆带谦谦文雅之风，且特具一种人生意念的更新，流放着深邃的理性，观京城之画，能感受一股莲之远香悠悠飘来，这股莲香氤氲传统之文气和山

水之灵气。细细品嚼，有一种文质彬彬谦谦君子的儒雅之风和技进乎道、道法自然。读京城之画，无论大德高士、行者名僧，画中那份恬淡、纯净，那份弥远、空灵，澄明，画中没有火气，总是那样坦坦然然，从从容容，有种超越时空，顿感清凉世界之宁静。正如《大乘经》所载：“欲得净土，当净其心。”纵观古今人物画，逸品为高，而说之易，行之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无逸的心境与修炼，无安逸与超然，莫关是非名利，才能入境其中焉。“识心见性，自成佛道”，京城的画，以澄怀观道，净目游心之意，以色示心性，以境而扬佛法。

扬雄曰：“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莲花里似有凿石之音。唯愿“京城”所至，绽开莲花。



醉翁亭聚雅图  
136cm × 68cm 纸本 2004年



心音图（上图）  
68cm × 68cm 纸本 2005年

寒山吟诗图（下图）  
68cm × 68cm 纸本 2005年